



又是五月槐花香

邵魁文

不知不觉地又来到了5月,高大槐树上的一串串槐花,潇潇洒洒,散发着缕缕清香,那清幽的槐花香使我不禁想起了童年,想起了童年的小伙伴。

小时候,家里穷,大人都忙于工作,孩子没人看管,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都像野孩子,看见什么东西都想吃。开春时节,我和几个小伙伴到永定河边的老榆树下摘榆钱,小伙伴们争抢抢,边吃边玩,榆钱吃在嘴里粘粘的、滑滑的,满嘴留有淡淡的清香。我五六岁的时候,和小伙伴一起到八大处爬山,山上的野桃花落,

花托上长出了小毛桃,我和小伙伴摘下来在衣袖上擦一擦,就放在嘴里嚼,虽说那味道不甜也不酸,却成了最好的味道。那时,河边野生野长的花花草草,山里树上的各种野果,不管好吃还是不好吃,我们都吃过了。我的童年,可以说成是舌尖上的童年。

童年里记忆最深的是吃槐花。记得六岁那年的5月初,正是槐花盛开的时候,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,沉甸甸的槐花低垂在房檐下,一伸手就能摘到一串串槐花,使劲一拽,最下面的槐花串揪了下来,但更多的槐花串又弹回

了高处。我和小伙伴先踩着墙角的煤堆上了土棚顶,然后再从土棚顶上到更高的砖房顶。下边的小伙伴们递上了煤灰钩子,我用钩子勾住槐树枝,边采槐花边吃,还边往下扔,下面的一群小伙伴边吃边喊,还用手指点着哪枝槐花串最多、哪枝腻虫最少。时间不长,我们把房檐边的槐花都摘了下来,真是大丰收:一大堆槐花,足有一大筐。

那一天,我和小伙伴吃够了槐花,可到了晚上,就开始闹肚子。大人们说“槐花有寒性,吃多了刮肠子”,再说那年代肠子里本

来就没油水,哪经得住这么刮呀。但大人们说什么也没用,孩子们根本不听,拉几泡稀就没事了,第二天接着再吃,谁也抵挡不住槐花香甜的诱惑。大人毕竟是大人,家长们知道孩子们肚子空,更知道孩子们到了槐花盛开的5月,很难抵挡得住槐花香甜的滋味。于是家长们合计、商定,在槐花盛开的5月份,每家轮流用槐花给孩子们做一次饭食,供孩子们一起食用。从那时起,每天小伙伴们都可以吃到用槐花做的饭了,其中吃得最多的就是玉米面槐花团子。而小伙伴们吃完了玉

米面槐花团子,还要再美美地吃上几串鲜槐花,因为孩子们喜欢槐花的香甜。

如今,我住过的那个大院已经拆了30多年了,当年的小伙伴们都40多岁了,其中大部分人还住在石景山,但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,忙于儿女的学习。如今,百姓生活再也不缺少油水,想吃什么都不是难事。

又是五月槐花香,此时此刻我会想:儿时的小伙伴们,你们过得还好吗?咱们是否有机会凑在一起,吃一回玉米面槐花团子,追忆我们逝去的美好童年?

向阳花开

沐心 摄影作品



诗·文

春晓 (外一首)

八宝山街道 朱建中

冷月无声挂半空,红云破晓胜姝容。
晓莺枝头寻春意,偶把青芽当草虫。

踏青

草绿径曲柳西斜,紫燕双飞入农家。
新雨更深闲不住,满坡竞放野桃花。

遗失作废声明

北京市爱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八角北里分部,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(税务登记证号:110107774092981),声明作废。

北京市爱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金顶街分部,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(税务登记证号:110107774093298),声明作废。

记忆中的“嘎达”声

叶金厢

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……”这是古诗木兰辞的开头。“唧唧复唧唧”是形容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织布的声音。在我的记忆中,也有织布的声音——“嘎达嘎达”,那是母亲年轻时坐在织布机上织布的声音。

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我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,地处冀中平原的故乡深州,除了种植粮食外,还种棉花。农民用自己种的棉花纺成线,织布。30多岁的母亲是织布的一把好手。她把纺好的白线染成各种颜色,织出彩条或花格布,彩条布做成床单,铺在炕上,各色的小格格布则做成衣服。

织布前的准备工作是比较繁琐的,把各种颜色的线分别绕在一个个篾[音yuè]子上。(即用两个木条钉成的十字连接四根一尺

来高的木棍作成的支架),线要按照设计进行排列,大约有几百根线,这是布的“经线”。把它们绕在织布机的大木轴上,放在织布机的最远端。把线头穿过两个吊着的,有一个个带小孔的小金属片的综[音zèng],综是并排着放的,单数线穿过第一个综的小孔,双数线穿过第二个综的小孔。再把线一根根穿过一个像梳头的大篦子一样的籽,最后把线头固定在织布机的这一端的一个细木轴上。两个综下面分别吊着两块踏板,织布的人坐在细轴前,右脚踩下去,穿过这个综的线就被带下去,右手拉动捆梭子的线,放在梭子上的纬线就跟着梭子跑到布面的另一端。同时用左手往里拉动籽,把这一行纬线推紧,这样就织出一行。然后左脚踩下去,穿过

这个综的线就被带下去,右手再拉梭子,梭子又跑回这一端。左手再往里拉动籽,把这一行纬线推紧。于是,又织出一行。就这样一行,一行的织下去。梭子来回跑时,就发出“嘎达,嘎达”的响声。织布的人,要双手、双脚互相配合,既要快,又不能出错。织彩格布比较麻烦,要根据设计的颜色,织几下,就要不断换各种颜色的线。稍微一大意就会出错。

织布的人越熟练,这“嘎达”声响得越快。一声连一声,清脆悦耳。人们把自己织的一尺多宽的布叫粗布。童年时,听着“嘎达”声,穿着母亲织的粗布做成的衣服,我长大了。

后来我跟着姥姥来到北京,上学读书。放暑假回到故乡,母亲还是常常坐在织布机上“嘎达、嘎达”

的织布。那时是农业合作化时期,农民凭工分分粮食,母亲要下地劳动,挣工分,织布都是在晚上,或中午。炎热的夏天,午饭后,人们都困倦地睡午觉了,母亲却坐在织布机上,“嘎达、嘎达”的织布。闷热的晚上,人们都在院子里乘凉,母亲不顾白天的劳累,又在小油灯下,忍受着蚊虫的叮咬,“嘎达、嘎达”的织布,织到深夜。这熟悉的“嘎达”声,就像催眠曲一样,伴着我进入梦乡,也不知母亲织到何时才入睡。她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穿衣,白天劳动,晚上点灯熬油地织布,付出了多少辛苦!

那时是票证时代,国家每年发布票,要有布票才能买布。我在北京上学,母亲用布票给我买布做衣服,而他们穿的是自己织的粗布做的衣服。

随着我国经济的好转,我国人民早已告别了穿粗布衣服的时代。棉、麻、丝、毛,各种纺织品及衣物到处都有,想穿什么随时可买。故乡虽然还种棉花,却没有人

费时费力来织布了。其实自己织的粗布穿着很舒服,我曾经盖过用白粗布做被里的棉被,攒进被窝里暖暖的,一点也不凉。那是真正的纯棉制品呀!

现在母亲已经93岁高龄,瘦弱不堪的她再也没有力气织布了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,她为了儿女付出了一生的辛劳。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我就是倾其所有也报答不了她的养育之恩。每每回到故乡,看到日渐衰老的母亲,闲置的纺车,心中就涌起一阵温情,就想起她织布的情形,耳边似乎又响起了一声“嘎达”声。

